

美語續詮

關於女人和「婦解」

喬志高

抗戰時期，在重慶出版了一本傳誦一時的新書，這本書不是宣揚抗日救國，而是在兵慌馬亂中探討人類有史以來對男人永遠有莫大吸引力的一個題目——女人。今天我們要寫「關於女人」，不能不連帶提到「婦解」Women's Lib.，尤其是從美國人的觀點看，別的仗可以不打，最難解難分、沒完沒了的戰事乃是「兩性之戰」Battle of the Sexes。

在我們一般的觀念中，美國女性早已很解放了。她們一向就擺脫了義務，在社會上從業，享受經濟上的自由。其實嚴格說來，截至近年為止，美國女子的職業多半逃不出「企枱」、「打字」、「教小學」的範圍；美國婦女獲得投票權，也不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九一九年）的事。因此「婦解」問題種種方面尚待解決，成為六十年代在美國展開的許多社會運動之中最持續的一項。

注意我們說的是「婦解」，不是「女解」。「女解」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女起解」，那豈不是跟解放背道而馳！賈寶玉說：「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他認男人污濁、女人清潔，美國童謠也有類似的話道：

女孩兒是什麼做的，是什麼做的？

白糖和香料，所有好吃的東西——

女孩兒就是這些東西做的。

What are little girls made of, made of?

Sugar and spice, and all things nice — That's what little girls are made of.

相反地，代表男孩兒的都是爛泥、蛤蟆，一些不乾不淨的東西。

當然，在今天「婦解」份子的眼光中，這些都是「大男人主義」的說法，輕則是羅曼蒂克的幻想，重則是侮辱女性，視女人為玩物。

中國話形容美女「艷若桃李」，英文也有同樣的比喻。據說英倫三島的少艾，因為天氣常陰，往往皮膚特別姣好，兩頰白裏泛紅，稱為「鮮桃加牛奶的姿色」peaches-and-cream complexion。美國人也有一句話道：「她是鮮桃一樣的女孩子」She's a peach of a girl。美國南部喬治亞州以產桃著名，該州嬌滴滴的女郎不用說被稱為「喬治亞州的水蜜桃」。大家知道現任總統卡特是喬治亞州人氏，去年他就職典禮的那個星期，華府舉行各項慶祝節目，由火車站改裝的龐大「旅遊招待中心」裏，面臨時擺設了許多南方名勝地區的攤位。果然名不虛傳，每個攤位推出艷若桃李（但並不冷若冰霜）的南國佳麗，身穿「飄」式服裝，口操「吳儂軟語」，招徠遊客、笑靨相迎。

曾幾何時，卡特總統的「蜜月」渡過，各方對他非難之聲迭起，其中之一就是指責他在政府中廣泛起用女性及少數民族的諾言，並未兌現，卡特內閣中現任兩位女部長，一位主管商務、一位主管「居屋

及城市發展」，後者不但是女性，而且是黑種人，有了這雙重資格，無怪乎她每次發言咄咄逼人。

秀色可餐，美裏對女人還有一個以菓菜為比喻的名稱，叫做「番茄」tomato。某一類型的女子的確好比一只新鮮、紅潤、多汁的番茄，吃上了口爽甜無比。以前北平人管番茄叫「西紅柿」，用在此處似乎更為恰當。不過「新鮮」fresh一字，在美國俗話中却另有別解，指下人或晚輩言行不規、目無尊長之謂。歌王佛蘭克·辛拿差以「鹹濕」聞名，有一個笑話說：辛拿差在餐館裏進餐，點了一道沙律，並且一定要「新鮮的番茄」。結果有人遵命替他找來一位長得漂亮但出言不遜的女招待！

美語中女人的代名詞，有一個更不客氣的字眼，那就是「寬的」broad。傻吧幾幾的女孩子叫做dumb broad，追女人叫做to chase broads。一位美國勞工界領袖，出身鋼鐵工人，談吐粗俗，却也廁身上流社會。有一次宴會席上，他坐在煙草大王的千金小姐桃麗絲·杜克旁邊，談話中提起某某他不以為然的女性，他漫不經心的用了dumb broad（傻大姐）一詞，大家閨秀的杜克小姐從未聽見過這種說法，弄得一頭霧水，莫名其妙。究竟形容詞「寬的」，為何可以當做名詞而用以代表女性，我也沒有去翻查俚語詞典，但如果街上有一個女人從你身旁搖搖擺擺走過，你只消看她一眼豐腴的背影，就不難領悟了。

一九二〇年代好萊塢女作家安妮培·魯士寫了一部流行小說，書名「紳士們鍾意金髮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一時膾炙人口。（上海文人邵洵美曾用蘇白將它譯成中文。）美國人當時有一種傳說，認為金髮女郎是專會「挖金」的水性楊花型，紅髮女郎是性感特高的噴火型，而黑髮女郎才是紳士們臨了娶回家來的賢妻良母型，時至今日，香港做髮風行遐邇，女人頭髮的顏色和款式，可以一日三變，「鍾意金髮」之說也跟着失却了意義。

「婦解」運動對英文美語多多少少有些衝擊。譬如chairman一字，原義「主席」，並無男女之分，好事者偏偏解為「主席男士」，而杜撰一個新字chairperson（主席人士）以代之。這都是學術

界人士在作祟，其實如要標誌男女平權，遇必要時另用「主席女士」chairwoman，豈非更為紮實？在稱呼方面，以前先生們統稱「密思脫 Mr.，女性則有已婚未婚之分，太太們稱「密昔思」Mrs.，未婚的小姐一律「密思」Miss。提倡女權的人士現在創用 Ms.（讀「密茲」），他們主張凡是女性統稱「密茲」，已婚未婚干卿底事？中文幸而有「女士」一詞，可以兩用，省得一樁麻煩。美國「全國婦女組織」，簡稱NOW（現在），推動婦運最力，大有此時不作更待何時的意味。她們目前爭取的目標是修改憲法，要明文規定男女平等，「所有公民不得以性別為理由被聯邦或各州政府剝奪權益」。此一運動簡稱ERA（權利平等法案），自一九七二年展開以來，已被三十五州的州議會通過，僅差三州即可成為國家的基本法律。

半世紀以前，易卜生問題劇中的新女性娜拉離家出走，爭取獨立平等。想不到今天在最「開明」的美國，這個問題尚未徹底解決。對於「婦解」陣線上的這班英雄，不但中國人那些「郎才女貌」、「三從四德」的老話要不得，西諺「女人的本分在家裏」A 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me，「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二云也都是「男人沙文主義豬仔」male chauvinist pigs 的露骨。

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九日於香港